

# 刊校德孔

請交換



第十一期

二十一年五月十日

北平孔德學校出版



## 目 錄

旅行.....	二乙	關德傲.....	1
春天的景緻.....	二乙	王必瑞.....	1-2
春天.....	二甲	章燕燕.....	2
給小朋友的一封信.....	二甲	黃芝聰.....	3
春天的早晨.....	三乙	梁淑平.....	3-4
小貓叫.....	三乙	沈君爵.....	4-5
早晨與傍晚.....	三甲	楊奇晉.....	5-6
春假的日記.....	三甲	林智暉.....	6
香山之遊.....	四乙	孫玲玉.....	7-8
我的學校生活一斷片.....	四乙	章士章.....	8-9
紀念已逝去的小友胡少.....	四甲	張友善.....	9-10
小朋友胡少的死.....	四甲	黃秀敏.....	11
周家花園.....	五乙	韓秀貞.....	12-13
旅行.....	五乙	汪珠鳳.....	13-15
一個白髮的老人.....	五甲	徐 年.....	15-19
留春.....	五甲	沈小蓓.....	19-20
深夜裏.....	六乙	汪燕梅.....	20-21
戀歌.....	六乙	張迺芝.....	21-22
恨與諒.....	六甲	文和新.....	22-23
春——.....	六甲	雷英修.....	23-26
春雨之夜.....	六甲	方本植.....	26-27

悼胡少之死	七年級	孫幼禮	27-28
小亭	七年級	劉育和	29-33
鴿子	八年級	齊崇	33-35
釣魚人	八年級	錢端信	35-36
春朝	九年級	孫少禮	37-38
靜夜思	九年級	孫德志	38-44
老 <u>鱈</u> 魚的故事	十年級	孫德貞	45-49
重官的死	十年級	王惠	49-52

### 兒童自由畫八幅

1.	江小蕙	幼稚園
2.	徐仁潛	幼稚園
3.	王榮祥	幼稚園
4.	陳韻雪	幼稚園
5.	李培基	一乙
6.	梅紅嬌	二甲
7.	毛樹珊	三甲
8.	王寶康	四乙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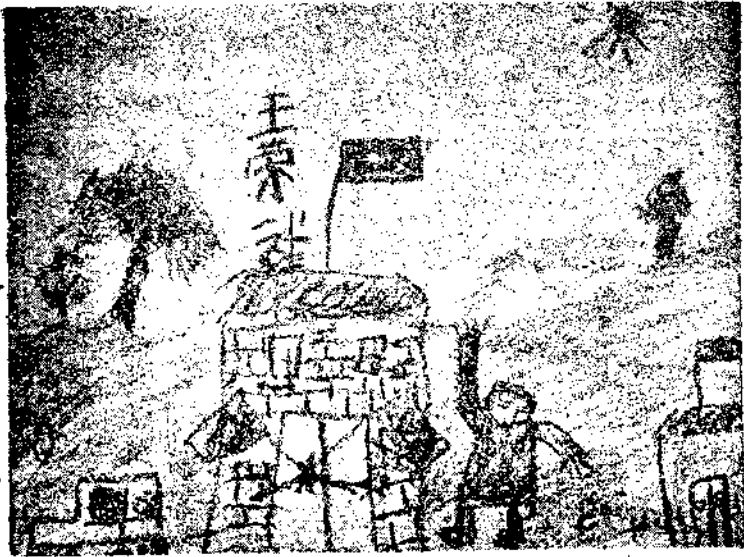
江小萬

幼稚園



徐仁濬

幼稚園



王榮祥

幼稚園



陳韻雪

幼稚園

極紅嬌

二年甲級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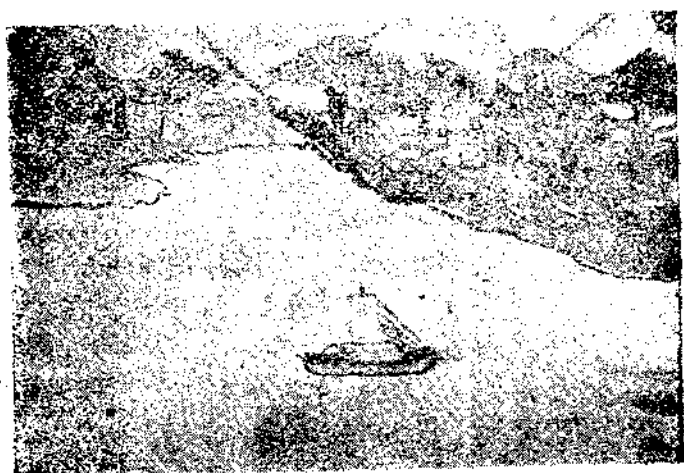
李培荃

一年乙級



毛樹珊

三年甲級



王寶康

四年乙級

## 旅 行

關德淑，二乙。

旅行這事是使我很快樂的，我上了電車，在電車上，唱了使我很快樂的樂歌，到了天然博物院裏的動物園，我沒有看見過的動物我都看見了，使臉上發出笑痕的樣子。我看地上有很可愛的花草，都是很美麗的。我玩了半天，天已經不早了，我便和先生同學一同回學校了。

## 春天的景緻

汪必璣，二乙。

春天到了，日暖風和，山青水綠，花也開了，草也長了，非常可愛。有一日，我和朋友去逛公園，看見園裏的男男女女，有在花下遊玩的，有在河裏划船的，有在山下賽跑的，越



---

看越有趣，比去年冬天，還要好呢！

## 春 天

章燕燕，二甲。

春天好！

春風吹，

百花開，

蝴蝶飛，

小鳥叫，

風景真美麗！

我說春天真好呀！

我媽媽帶我上公園，

爬爬山兒玩得真快樂！

## 給小朋友的一封信

黃芝聰，二甲。

嫻嫻愛友：

許久沒有寫信給你，都是因為功課忙的原故，我們在南京的時候，時常的寫信給你，都是很快樂的，我們在學校的時候，都是很快樂的，忽然分別了，以後很是想念你。你的身體好嗎？你現在什麼學校？請你來信告訴我才好。不談了！再會罷！祝你  
學業進步！

妹芝聰草

## 春天的早晨

梁淑平，三乙。

春天已經到了，我們很是快樂因為那些小

花小草都快要出芽了。現在我家的花全都發了許多綠綠的嫩芽和紅紅的花苞了。早晨起來，在院子裏一直玩到八點鐘，八點鐘的時候，我就提了書包去上學，走到了大橋，我看見胡少在那寫『走了』，我就急急的追她一直到學校，才看見她的紅帽的影兒一閃走進校門了。

附記： 這文是一個月以前作的，現在看了不覺就要哭出來，唉太陽！仍是那時的太陽，只是沒了那時的小友胡少！胡少死去快到一個月了！

## 小 貓 叫

沈君蔚 三乙。

一天早晨，我睡在牀上，忽然有兩隻小貓在我們的屋頂上，咪咪的叫，我聽見小貓叫就起來了，太陽光射到小貓的身上，這時天也亮了，太陽到房頂閃閃的好玩！後來小貓也走了，我父母也起來了，有人來送信，我就拿給

爸爸看；爸爸說：『這是我朋友的結婚信，』我說：『我去！』爸爸說：『好罷！』後來我去了，看見新娘子，前面有一隻小貓跟着咪咪的叫，我就笑了！我的母親說：『你笑什麼？』我說：『我笑小貓來奏樂。』

## 早晨與傍晚

楊奇香，三甲。

一天早晨的景緻，是很清幽的，晨光微微的照着那森林中的花草，似乎像黃金色的世界一般，小鳥在樹枝上咕咕的叫，鄰家的雞聲，早就喔喔的啼了，這時已有六點鐘，我便起身到校，學校裏的小朋友也來了，但學校裏的光陰非常的快，不知不覺到了那稍熱的中午，我便吃飯去了。下午又照常上課，下課了我就走出校門回家，回到家裡做了功課，我和小妹出去，在門口等爸爸，這天爸爸正出去了，等到天邊要黑，晚霞出來了，小妹妹拍手大笑非常歡

樂，小朋友你們想這種景緻有多麼好呀。

## 春假的日記

林智暉，三甲。

我在春假的時候，我和父親母親和我小弟弟，一同到天津去看望我的祖母。我們看見我祖母身體很健康，可是，祖母看見我們也很快活，所以我們很快活的玩了幾天。第一天，到我姑母家去；第二天，到我姨家去；第三天，我父親的朋友，請我們在好萊塢吃飯，叫了許多飯菜。因為飯菜來的太慢，我便到樓上去照像，聽說這個館子是廣東人開的，飯館帶照像館，這個辦法很好，裏面的佈置非常幽雅可愛，不但我在北平沒有看見過，就是在天津也算頭一家。第四天，我們去買了東西，到車站買了車票，回來了。

## 香山之遊

孫玲玉，四乙。

四月二十日；星期三，我們學校裏，舉行春季旅行，分做四部：第一部爲七八九十年級到周口店去，第二部爲四五六年級到香山去，第三部爲二三年級去萬牲園，第四部是一年級和幼稚園去中山公園。我們六點半就在學校集齊，七點出發，沿途經過，北池子，後門等等街道後，就出了西直門，舉目四眺，真使我快樂極了，有澄清的水，有碧綠的山，還有一畦畦的綠色的麥子，被風吹的起了波浪，到碧雲寺了，我們先在西山中學的禮堂，休息了幾分鐘，就去爬山了，我看那山非常的高，不由的胆怯起來，便不敢去爬了，其實不但我一人這樣，還有好多的人，都不敢去爬，我們祇好在山腰裏遊覽。後來回到西山中學的禮堂，我們便吃午飯，吃過午飯，我們便到羅漢堂去了。

那堂裏的羅漢真多，什麼形像的都有，很有些怕人的。遊過羅漢堂，就到有泉水的地方玩了一回，就去臥佛寺了，還有的去遊周家花園，也有在汽車上等着的，一直遊到天黑，我們才起程回校。因為玩的太高興了，所以一點也不覺得累，而且我們在路上還拼命的唱了許多歌，表示我們的快樂。這一次的春遊，真是我們有生第一次的快樂事。

## 我的學校生活一斷片

韋士章，四乙。

我是定興固城村的人，我住在一條小巷裏，那條巷是叫韋家胡同，我八歲的時候，他們把我送到本村一個私學去，那私學先生姓馬，名春芳，在那學的功課，就是三字經，百家姓，千字文等等，不上體育，不上樂歌，成天在那裏坐着。有一天，我心裏想，這個私學，將來一定能造成一個書呆子；不如上

縣立第二小學去讀書。我便大着胆子，和我祖父說道：我不上私學了，祖父說爲甚麼？我說：因爲成天念書，不上體育等等；將來一定能把我造成書呆子，而且也能把身體念弱了，祖父當時也是新腦子，所以允許我不上私學，上縣立小學我就考入二年級，我到了這學校覺得就比那私學好幾千倍了。什麼功課全有，我很滿意，上了一年到民國十八年我父親從陝西回來，到北平找了一事，就把我帶到北平，在市立二十五小學上學，過了一年又到孔德，我想我自八歲上學，東走西跑，到今天才找到了一個好學校。我可永久不改校了，安心的讀書了。

### 紀念已逝去的小友胡少

張友善 / 四甲。

光陰如箭似的過去了，不覺已到了春假。那時我正病在床上。春假放完了，開學那天是



星期五，我父親不叫我上學；我也無法可想，只得在家睡在床上。星期六我一定要去，我父親無法，只得叫我上學，先叫我把功課溫一遍。我剛走到校門，同學都叫我快到初小部去看。我說：『做什麼？』『你別管！到初小部就知道了。』我走到初小部的院子裏，看見有一個桃樹，旁邊圍着一個木頭做的圈子，地下還有許多鮮花和花圈，我當時很是莫明其妙。及至走近一看，原來是初小第一個好學生胡少已去世了：我聽說先生和學生們還開了一個追悼會，許多先生都哭了。可見她是多麼一個可敬愛的小女孩呀！現在她已去世了，我看了心中不由自主的難過起來，頓時覺得一切都淒慘了！三年乙級也少去了一位好友，初小部也少了一位好學生了。可憐的胡少呀！你竟脫離了人世，不能再回來了！可憐的胡少啊！胡少！

## 小朋友胡少的死

黃秀敏，四甲。

星期一那天早上，我走到教室，才走到門那里，就聽見一個小朋友喊道：『真可惜！』後來我向她們問道：『什麼真可惜？』她們說道：『你還不知道，我們學校裏出了一件可慘的事！就是可愛的小朋友胡少死了。』我聽了很吃驚的道：『你們騙我吧！』說時看見王先生拿着一個條子和一個未做完的小人頭；條子上寫着：「工作未盡身先死，常令吾儕淚滿襟！」我才知道胡少小友的確是去世了。她的功課非常好，待人非常和藹。現在我們學校裏又去世了一個聰明而可愛的小友，這是我們如何大的一個損失啊！

## 周家花園

韓秀貞，五乙。

我們從香山回來，經過臥佛寺，我們很快樂的跳下車來。我喜悅的拍着手，跳了有一尺高，似乎有人在舉着我們跑跑跳跳，自然而然的，進了臥佛寺，看見一個平時沒有看見過的那樣大的佛正在臥着，旁邊還站着許多張牙舞爪的小鬼。我們看了一會，沒有什麼趣味，就到寺後的山下去，有的同學上了山；但是我們小部分，因為有點疲倦了，想到附近玩玩。後來我們聽到有人說附近有個周家花園，離這裡有一里路，風景異常的好。先生問我們去不去，我們齊聲說道：『去！』開開了大的步子，勇敢的向前走，路旁的小樹枝，不停的轉在我的腳上。桃花的花瓣，飄揚在空中；我們的衣裳，被微風吹得飄搖。泉水曲曲折折的從山上流出，匆匆的過過許多山石，彎彎曲曲的

流去。高山上被太陽照的發出銀色的光，同寶石一般。山下有一個黑色的小門，我們慢慢的走進裏面，看見各種的花在盛開着，花瓣落在滿園，泉水發出一種音樂，非常的清脆好聽，我們很不願離開這裏但是太陽已下山了，我們留戀不捨的，想再玩一會，那時天氣也有點冷了，只得蹣跚的走到車前。上了車後，一轉眼間，離別了那天然的美景。我回過頭來，目不轉睛的望着那離別了的周家花園，心中不住的想念着那美麗的風景。但在不長的時間內，已到了學校了。

## 旅 行

汪殊鳳，五乙。

在星期二晚上，我吃完飯就睡了；因為怕第二天旅行去起得晚了，就早睡一點。

到了半夜裏，翻來覆去，簡直一點也睡不着。今天和平常不同了，平常我到半夜一點也

沒有醒過，只有今天是這樣的睡不穩。

後來，我們就起來了，一看鐘剛四點，我把旅行的點心都裝好了，我們就到了學校。同學們也不少了，我們玩了一會，王先生吹哨集合，大家都擁擠在一起。王先生點了名，但須等着幾位遲到的同學。等了一會，那幾位同學也來到了，我們排隊上了汽車，每輛汽車上坐了二十五個人又加上了幾位先生所以擠極了。汽車到了野外，那些風景真好極了。

到了西山中學，我們在一個大禮堂裡休息了一會，就爬山去了。到了半山，我們分成二組，一組爬高山，一組照原路回去。我是爬高山的，我門爬到了山上，都快要上到山頂了，王先生吹哨說：『不要再爬上去了。』有五位同學，比我爬的還要高。後來回到大禮堂，吃過了飯，休息了一點多鐘，就在碧雲寺內玩了一會。先到羅漢堂，那裏有五百尊佛，有的在笑，有的很可怕，我們繞了幾轉，就出來了。又走到臥佛寺，那裏有一個很大的臥佛，蓋了一條紅被，睡在大床上。後來我又看見有西太

后做的大鞋，還有小一點的。寺後有山，於是又分二組，一組爬山，一組在車上等着。那山很沒有趣味，因為半個山都被火燒過了。一會兒我們就下山了。來到汽車前一看，我們起初以為他們在車上等着，原來他們到別處玩去了。聽說到周家花園去，那裏很好看；但我們沒有去，我真後悔，要不爬山好就好了。等了一會，他們也來了，再休息了一會，上汽車就回家了。

## 一個白髮的老人

徐年，五甲。

這位白髮老人，乃是一個五十幾歲的老者，他是從他鄉移居此地，自移到此地，到現在已有二十餘年了，可是此地人沒有一個能知道他的姓名和故鄉的。常常有人問他姓名，他全是笑而不答。他除了耕種幾畝地，和作一切

事情外，他就和村中的孩子玩耍，來消磨他那時光。他雖然仁慈可愛，可是他的面上總是帶着憂愁。

一日，許多的小孩請他講故事，老者想了半天，沒有想出故事來，小孩急了，說道：『白髮老伯伯——小孩子平時的稱呼——你要是沒有故事，你把你幼時的故事講講也很好，』『好吧！孩子們。我幼時是如何的悲哀，慚愧，而且使我永遠不能忘記的。孩子們，我講給你們聽吧！』

在某村中有一老水手，他是一個忠實的愛國者，他在一個軍艦上充當水手。他用每月所得的薪水，來養活他那個男孩女孩和他的妻子。後來他開到南邊，同法國打仗去了。他妻子是一個賢德者，因老水手無錢寄來，於是她就給人家洗衣服，或做衣服，得點錢來，養活他母子三人，但有時無工可做，所以常常沒有吃的。你們知道，小孩子不能受餓，一餓就要哭，向着他母親要東西吃。可憐的母親，那裏有東西給她那寶貝的孩兒呢！小孩却更是哭個

不停，非有吃食到嘴邊或睡覺，才不哭，所以把她弄得頭昏眼花。

一日老水手家中又斷食了，老水手的妻子無法可想，又怕他兩個孩子來要東西吃，她就叫小男孩同別的小孩一起到門外小山上採水果吃去；叫小女孩去和別的女孩玩耍去。小女孩是很高興的玩耍去了，小男孩呢，同許多小孩跑上山頂上面，向東往下望，看見樹木，房屋，人物一切的都變小了。哈哈，孩子們笑了。你看那一邊的桃子樹，全結了果實了，我們去摘着吃罷！』一個年歲大一點的孩子，一面說着，一面向目的地走去。別的孩子，也隨着向桃樹林進發。桃樹在眼前了；孩子們，和猴子一般的，都爬上樹去，吃着，說着，……做他們最快樂的遊戲。當他們正吃得快活的時候，忽然聽見遠處有槍聲發着，十數分鐘後，槍聲就在附近二里內的小土山上發見。孩子們從來沒有聽見槍聲，和聽見別人說過，今日聽見槍聲，以為花砲聲音，也不注意，還是吃他們的桃子。又過了二十幾分鐘，孩子們的空氣，也



緊張了。原來有許多穿灰色衣服的人，背着槍和許多彈子，由此經過，後面也有許多人，拿着槍跟隨着。由那槍中放出許多白烟，白烟到處，人就躺下，血流滿地；所以孩子們都很奇異，和害怕。

槍聲還是放着，可是沒有從前那樣的緊張了，原來前面我國的軍隊，現在已佔據了附近的一個小山頭，後面是法國的軍隊，因為我國軍隊佔據了山頭，由正面攻不下來，由小路進攻又不識地理，只好先休息休息，再想法進攻。於是在這孩子們玩耍的山下休息。那些法兵，有的拿了麵包，和牛肉，上山來吃，他們看見了那些小孩子，於是把孩子們捉去，孩子們非常害怕被那法兵帶去見他們的長官，長官很和氣的請他們吃麵包和果子醬，這些東西孩子們都沒吃過，吃完了，法長官，叫孩子們帶那些法兵上那小山，孩子們因有吃的於是帶他們由小道上山。

結果我國的軍隊敗走了，孩子們也被自己  
的大人離開遠去了。』白髮老伯伯說道此處，

眼淚已流在衣服上。『孩子們，你們知道嗎？那老水手的兒子就是我，我被我爸爸拋開後，我就要了十幾年的飯，以後纔移到此地來了。』

過了三四月後，村中沒有那個白髮老人了，孩子們的白髮老伯伯，聽說已悲慘的死了。

### 留春（詩）

沈小蓓，五甲。

可愛的寶貴的春天，  
我願你永遠留住在人間。  
啊！可愛的寶貴的春呀！  
你已要慢慢的過去了。  
花兒們顯出愁悶，  
人們也顯出憂煩。  
難道你狠着心就走了嗎？  
你須知道：——

那可畏的炎熱的夏天，  
太陽晒着大地，  
把花兒晒枯，  
熱的蟬兒哭喊。  
春啊！  
你一定要去嗎——硬着心肝？

## 深夜裏

汪燕梅，六乙。

這是一個寂寞的深夜裡，大地是如何的沉靜呵！那街上的店舖，都關了門，丟却了一天的勞苦，去尋那甜蜜的好夢。在這街的盡頭，一所華麗的小樓裡，住着一位姿態美麗，性情溫柔的少婦。她在這時候還未睡——也許是睡不着吧？！她倚着紅漆的欄杆，對着幽美的月兒，看着艷麗的花兒，想起她的身世，禁不住長嘆一聲，簌簌的流下淚來。她原是個無愁的少女。過着天真的生活；但從她出嫁之後，唉！

就不堪過問了。她想起她那慈愛的雙親，竟相離別，薄情的丈夫，終日欺侮，不禁哭得成了個淚人了。

這時候月兒隱去了，花枝兒亂顫，想是不忍看她的悲泣吧！但她呢？呵！還是在痛哭着。

## 悲歌

張迺芝，六乙。

半圓的明月，照着那河邊上美麗香艷的花朵。照在河中的月影，因為河水却不住的顫抖。在那綠葉叢叢的蘆葦中，盪漾着一隻小舟，舟中有一個嬌艷的女郎。她本是一個富家的女兒，自她父親死後，就靠着他的財產生活。現在財產已完，她很悲哀，所以在那裡唱着悲歌，淚像雨珠般的滴着，熱烈的滴着，唱道：

花又紅，

樹又青，

草兒鋪滿了大地，——片片層層。  
想起幾年前的我，  
也同你們一樣沉浸在這快樂的繁華的園  
中。  
而現在呢，  
你們仍舊像從前那樣的快樂，  
可是，我却陷入在悲哀的苦境。  
唉！有誰知道我的悲哀，  
有誰知道我的苦悶！  
他的歌聲是何等淒慘呀！那些聽了這歌  
的，也許有說不出來的悲哀吧。夜漸深了，歌  
也漸遠的聽不見了。

### 恨與諒

文和新，六甲。

呵！親愛的朋友，  
你不要恨他。  
你要知道，

他對他的一切朋友，  
是一樣的，是一律的，  
並沒有憎惡這個和歡喜那個。

呵！真的，你現在明白了沒有？  
你應當原諒他，憐恤他；  
因為他的心性，  
不能拿憂慮的面孔，強裝着快樂的顏容。

呵！現在你也許明白了罷！  
請你快祈禱上天，以洗你咒詛他的罪惡。  
請快點，好使他在天之靈，早得到你祈禱  
的慰問。

## 春——

雷英修，六甲。

溫和的早晨，在這「春」的時候，與那蕭  
殺的秋天，和嚴寒的冬天早晨，微覺有異。其

實在早晨時，是一樣被冷颼颼地寒氣壓迫着，不肯起來，只是那窗外鳥語，和天邊朝霞，可以引起許多春天的感想，因此便把春字藏在心中，只覺得，已竟是春天了，還有什麼可冷的呢？

也不知爲什麼，我總覺得春天的鳥兒們喜歡叫，不！我又覺得冬天也是一樣，然而冬季的鳥聲不能受我歡迎，恐怕是每天起來，因爲冷的關係，所以不及聽那鳥的叫，不及看那鮮麗的彩霞，以免冷的侵犯。

每天早晨上學，東風吹來，只覺有些涼；而不是冬天的那樣寒了。這春也有可厭的事，它能使你晚上喜睡，晨時懶起，一天都沒有精神。

這時桃，杏，梅，各花都開了，柳樹發葉很早，可惜我家沒有；要不然，又是滿院綠枝了。

偶然間，看見三個白色蝴蝶，飛翔空中，忽高忽低，牠們沐浴着溫熱的陽光，好像很快樂。我幾次用帽子去捉，都沒有捉住，險些兒

跌了一交。

悶熱的天氣，走到那裡被太陽晒得火燒似的。又恰好在春假中，一個人看書吧！還沒到一刻鐘困了。我從來不睡午覺的，只好到外面走走。

在假山雜密的樹蔭下，找幾個蝸牛來，頂了一會；弄得一些污泥。無聊的立起來，猛抬頭，那松樹上一個白花斑點的小鳥，側爬着，用那尖銳的長嘴，啄着木，發出丁丁的聲音，我很注意的看着它，不由地由地下揀起一塊磚來，照着他打去，由它身邊擦過，嚇得它狂叫一聲，展翼飛去。這塊磚由上面降下，慢慢落在隔壁鄰家院內，我聽見「查」！一聲，跟着一個大的聲音『誰?!』——我嚇的忙跑下山，鑽在山洞下。我的面色變了，細細地聽着他們用北京的粗話罵着，不久也就漸漸沒聲了。我才走了出來，心中不由得要笑。

太陽已將西沈，紅藍的晚霞，照着遠處的樹間，好像雨後的陽光，黃昏時，我們照例是要到井台上打水澆花的，一個打着水，幾個人



提著噴壺，各處澆花。有時無聊，便在地下，石上，沒要緊去處，胡糟蹋水。在這春天除了這些事，可以提起我們一點興趣外其餘都是平淡，無味，使人疲乏的。

### 春雨之夜

方本植，六甲。

春雨淅淅，春雨瀝瀝，  
好久未見着的春雨，  
滴滴點點的灑落大地。  
唱着他的抽咽的調歌，  
一聲聲的似在暗泣；  
彷彿是狂發的相思淚。  
同時想起家中的祖母，  
也已有長久的分離。  
我躺在枕頭上，思念家鄉，  
不由得流下些傷心淚。  
這便是春雨賜予我的情緒。

## 悼胡少之死

孫幼謙，七年級。

我們的小朋友胡少死了，如此的一個可敬愛的小朋友，竟也死了。

下午下完課，初小部的學生，替已死的小朋友開哀悼會；我們也去哀悼，但我們站在屋外，從窗口可看見屋內的一切。

雖然屋中沒有什麼東西，却也感覺非常的淒慘了。屋的正中，放着藍紙作的幕，幕的正中有一個白星，就作為死者的肖像。幕的兩旁有副對聯。雖然屋中的人非常多，非常的熱鬧，却也現出一種悲哀的景象。尤其是在幕前放着的那一茶几的鮮花，更顯得特別的淒慘，其中還有我們送的一束桃花呢。

這種慘淡的，淒傷的情景，使心中非常難過。立刻，我就回憶起，在不久以前，看見她同她妹妹快快活活的坐在洋車上談笑的情形，

當時她見了我，還對我微微的笑。現在她的眼睛，恐怕是凹下去，不再含着笑容了。

嗚呼！如此的可愛的人兒，是誰奪去了，使她離這人間呢？

唉，上學期，初小部開會，她還穿着新的衣服跳舞，大家見她跳完了，都拍手賀她，現在大家却都合着掌在求她能重新來到世間了。

我若是信神的話，我一定要問：

——上帝呀！閻王呀！你們爲什麼偏要奪取這可愛可敬的小朋友的生命呢？我請你們，我懇切的請求你們，再還給她的生命吧！我用全心來要求你們放了她的生命吧！……

在開會時，彷彿聽見每人都在爲這已死的小朋友哭泣，我的眼淚也湧出來了，我因不願人家看見我哭，所以我用手揩掉，不使他再有。

唉！可憐……。

## 小寧

劉育和，七年級。

在我腦中快要忘了的小寧，忽然來了，這件意外的事使我非常的高興。我以為伊已去世了。

在四年前的十二月間；伊來過一次，那對於伊是第一次進城。伊驚訝的睜着眼，一切伊都未曾見過的，門伊見了也覺特別，開也不會開。很害羞，總不敢正眼看我們一眼，低着頭，跟着伊的母親——張媽。

但伊不十分沉默，不過看見了我們是很羞的，有一天我隱約的聽見伊和伊的母親的談話。

——媽！這叫什麼？我不會開。

——是門，這麼開。大概張媽在教伊。

——小姐怎麼不作活，天天上那裏去呢？

——她們城裡人都上學，念書，不繡花。

忽然母親在叫張媽，於是伊們的談話無法接續下去。只聽見有輕輕的嘆息聲，這大概是小寧吧？

在第二天忽然聽說伊病了，吐血，發燒。我害怕極了，一個小孩就吐血？我真想去看看伊，但母親不讓去。真的，我自己也有一點怕傳染。

但是伊的病不能一時就好，如果在城裡，伊的母親又沒有錢，於是伊便回鄉間去了。

伊的影像，在我的腦中太淺了。伊的臉還模糊的記得一個大概，總之！並沒有十分出色的地方。

但是我總覺伊是天真的，雖然不大和我說話，伊說的話並不十分好懂，因為加了許多的土話，我覺得不很好聽，大概對我說話還特別的秀氣，但我已覺得太不好聽了。

在伊剛走後的幾天，我還時常去問張媽，但張媽也不知道，因為他們鄉下，是不容易通信的，要通信也可以，但很麻煩，因此我的心便一天一天冷下去了。

現在我的心總以爲伊已去世了，我對於這並不十分傷心，因伊和我說的話，在我腦中印像最深的一句是「噯！我再活幾年就死去吧！下世我可以上城裡來，當城裡人了。」所以我現在只祝福伊可以到城裏來，希望伊的旨的達到，以爲一定是死了。

在前幾個月，我回到家，看見有一個歲年的女人在同我的母親說話。母親的臉上不時的露出憐憫的樣子來。伊一看見我就站了起來叫我「小姐」啊！我發呆了，這是誰？怎麼伊的手中還有一個不會走路的小孩呢？我在猜疑着，實在不認得這位女人了。我注意到那嬰兒，忽然，發現他真像小寧，再一看那女人，果真就是小寧。呵，我驚呆了，怎麼伊變了這樣子呢？伊是很害羞的，大概是我沒十分歡迎伊吧！

我發現之後，不覺嚷了出來，「小……」啊！我忽然覺悟，伊已做了母親了，怎麼我還叫伊的乳名呢？我一時不知叫什麼好，好容易迷出一個「張媽」。伊只微微的一笑，又和母親談話去了。

我想，伊怎麼沒死呢？噯，伊瘦極了，臉黃的了不得，臉上總沒有一種快活的笑，只是苦笑吧了。

我不知說什麼好，只好上別間房裡去了。我呆呆的想着，伊怎麼會這樣呢？一個天真的女孩，過四年沒見伊，伊已變成我想像不到的樣子了。我很難過，覺得伊並沒達到伊的目的，因為伊現在還是在鄉下。至於伊丈夫，也是鄉下人呢。

「怎樣會成這樣了呢？」這句話總在我心中徘徊着，我真想去問問伊，但是我一出去，便看見伊還在含淚的和母親述說伊四年中的生活，我沒聽得十分明白，大概伊的丈夫已在一年前死去了，家裡也沒什麼人，伊現在只是住在伊的娘家。伊還說了許多，但我聽不懂。

過了一天，我見伊一個人坐在院子裏，我便問！「紅兒呢？他睡了？」我問了這一句話，實在問不出來了；遲疑了一會兒，但我終於又問道：「你怎的出嫁了？」伊似乎並沒有聽見我的問話，只搖了搖頭，說道：「你知道在四

年前我是和你一樣的愛玩呢！現在我無力了，我總以為是最後一次和您見面呵。」忽然紅兒醒了，伊便走開，但我心中只是想着剛才的話，我心痛的發呆了。

過了一天，伊便回鄉下去。

過了幾個月，我好像聽見母親和姐姐們在議論伊的死。

在我心中快忘了的伊，現在已深刻的印在我的腦中；我總覺得伊是達到了伊的目的了。

## 鴿 子

齊 崇，八年級

樹都發了芽預備歡迎這春之神的來到，小小的冰池已漸漸的溶化掉了，一點痕跡全沒有，又重復露出了焦黃的土，世界是這樣的轉變着。人們露出快樂的樣子，像樹木樣的預備歡迎久已盼望的春天。但是在這春光明媚的時候，人們却看不見那可愛的鴿子了。



牠是一個鴿子，起先是快樂安祥的住着，從不知道害怕，後來牠才知道世界是黑暗的。

被貓害了的牠，帶着牠的家，離開這憂苦之境，去尋牠逍遙的地方去了。

當小鴿子出現的時候，牠是多麼快樂和高興啊！但是不幸呵，竟被可惡的貓吃去，牠自己悔恨牠不該這樣的疏忽，所以有這意外之事發生。牠的心充滿憂愁和悲傷，不願意在這担心的地方，跑在這很高很遠的地方，去尋牠的快樂；這地方是何等的優美和清爽，在一所差不多平頂的紅房上，美麗的鮮花，圍着牠，而且無東西去防害着牠。

當牠憶起牠的老家時，牠便在這清閑的早晨，新鮮的空氣中，去訪問牠，牠的住處還是一樣的擺佈着，一切的東西上，都微微的蓋上了一層塵土，主人給牠預備的水差不多要乾掉了，而且變成灰色，都含着淒涼的意味。

這時牠已又有了小鴿子，已經可以安慰牠的心靈，那小鴿子也是全身灰色的羽毛，很像牠，頭間微微的發高，她們吃些舊主人的食物

，留戀了一刻，當大地將要熱鬧的時候，她們便飛去了。這是常常這樣的。

但是在這春天來到的時候，人們卻不見牠們的訪問了，不知可是又有了小鴿子，還是不願看見人類的殘殺而走得更遠更高了呢？

月娥的兔上，羅旋喧天響中作。

## 釣魚人

錢端信，八年級。

在一個小村中，有一個釣魚人，他非常和氣，並且忠誠。村裏的人們，都喜歡和他交朋友。他最喜歡和小孩子們玩耍，這些小孩也歡迎他，崇拜他。一到春天，村外的小溪上的冰化開了的時候，這位快樂的釣魚人，就唱着春天的歌，拿着釣魚竿開始工作了。

春天到了，小鳥們也都出來唱着柔和的歌。美麗的花和草都從地裡伸出來了。這羣神祕的小孩，在溪旁的一片空地上，捉迷藏。為

是等着那和氣的釣魚人，天漸漸的暗了，他釣完魚，就和孩子們一同玩耍，大家坐在草上，圍了一個大圈，說笑話，講故事，非常快樂。太陽落下去了，月亮慢慢的笑着爬上來，釣魚人帶着這些孩子，回到他們的村莊裏，他們就散了。他們回到家，都伏在他們母親的懷裡，把今天所聽到的故事和笑話講給他們的母親聽。

這些孩子，上午到學堂裡念書，下午就去找那清閒的釣魚人。他一到春天，就給孩子們用柳枝做小笛子，給他們玩。並且做小釣竿，教他們釣魚。他們都喜歡釣魚，所以春天一到，他們便快活的什麼似的，幾乎要瘋了。並且春天臨到的時候，他們便拉着釣魚人，帶他們出去玩耍，每逢星期日那天釣魚人就帶他們到離村不遠的泉邊，或山邊玩耍，只許玩半天，到中午，就得回家，所以他們最盼望星期天了。

## 春 朝

孫少禮，九年級。

春天的早上，和風悄悄地來到大地上，一切的東西，都有了生氣，寒冷的冬天去了，他們又漸漸抬起頭來，在明媚的日光下，開始活躍了。

牆根下，地縫裡，小徑旁，一切的草兒探出他們嫩綠的頭來，路旁的柳枝披上綠袍，花兒們也穿上紅衣，蟲兒們也從酣眠中睜開了睡的眼。

蜂兒們出來採蜜了！蟻兒們出來覓食了！一切的一切都融化在美的調和裡，——春之懷抱中了！

被幸福忘掉的人呀，清醒吧！在這世界更新的時候，正是你們發動的時候了。起來吧！跟着蜜蜂螞蟻一起工作吧！用着熱烈的心，堅毅的手，開始你們偉大的事業吧！『日月遊

矣，歲不我與！』好時候是怎樣的匆匆呀！今日未過，明日的影兒，又開始在溜了。像針尖上的一滴水一樣滴在大海裡了！趕快吧！把握着今兒，開始吧！

不要悲哀，不要失望，不要自暴自棄！世界是可救的，有希望的！看那紅紅綠綠的草地，映着燦爛的曙光，不是很可愛嗎？

抬頭吧！跟着春之神！

何用徬徨？更莫觀望！新鮮的世界，就在我們手裡開場！ 一九三二，說謊節晚，

## 靜夜思

孫德志，九年級。

遠處的地方，傳來深夜的犬吠，好似在那裡替人類哀鳴——『可憐的人們！』牠不住的吠着。鄰近的幾隻也跟着吠起來了——『可憐的人們！』

聽了這些衝破夜的寂靜的聲音，悽慘得仿

佛在啼哭。萍琪的一顆不安定的心更紊亂了。

本來在燈下很安適看着書的眼睛，爲了些瑣碎的事情把他弄得不知看的是些什麼東西了，適才金屋沉靜的傢俱也像有意的走來走去的威嚇着她，連火爐上安置的一把水壺，聲音也越大起來了。

——我爲了這夜的可怕去睡嗎？她內心裡起了抵抗。隨後又輕輕咳了一聲，爲的壯一下胆子。她試着重新將眼睛轉移到手裡拿着的書上，重新的把散漫的注意力一齊聚集在那上面，然而外面的狗的不停歇的叫聲，不能使她安靜下去，一件一件煩惱的事也就在一顆不安靜的心上重新出現了，這深夜似乎爲了白天的疲勞，而更加沉靜起來——像是『死』一般的靜！

移居固然是因了房屋有餘，並且從父親死後，每間屋子似乎全是空着，雖然有幾棵樹上的鳥，時常在啼出可愛的聲音，庭院也顯得太寂寞了。其實根本的打算，還是在縮小門面。

這樣的移居，很令人有些戀戀不捨，時常跑到各處觀看，在許多細緻的傢俱上輕輕地摸弄幾回，好像人家就要買了去，永不能見到了常在一起的傢俱似的。有時她也爲了牠們下淚不捨得離開，總想留下父親的一兩樣東西，但是，希望只是希望，命運却連這微細的一點也給人們確切的註定了。

萍琪的母親的性情，更變得溫柔一些了，夜一深總催着她去睡。她時常也爲了那最慈愛的母親的愛，便跑到牀上去睡着。在牠只是到了牀上便睡着了，然而那多思的母親總是醒着，有時偶而自己也醒了，只感到腿上放着母親的一隻枯瘦的手，又溫柔又令人心痛。並且時常發出很低的聲音問着（這是因爲怕吵醒隔壁房間睡着的姐姐同妹妹。）——

——怎麼還沒有睡着……但白天很樂的萍琪到了牀上，翻了一個身子，便又睡着了。

……

此刻她似乎又聽見母親在說催她睡的話了

，可是母親現在已經睡着。想上牀去睡吧，又總是安定不了這莫明其妙跳得這樣激烈的心！白天的事情總是要在夜晚重演一遍的呵。

在月半的時候，母親常在院中的香案旁高高的舉起有了火燄的香把，低聲在祈求着神聖的神。……萍琪還常聽見從佛堂裡傳出來的母親誦經的聲音。這聲音，不知爲了什麼，從聽見以後，他對於母親更有一種深深的愛慕了！

有時不懂事的妹妹無意的對母親說：

——姆媽，菩薩不保佑爹爹呢！還燒香幹麼呀！？

母親便說：「孩子不要這樣說，神還許保佑你們的……」說到這裡，母親眼裡滿了淚，不再說下去了。

那時自己却轉過臉去，偷偷的把愛母親的眼淚用手絹擦去，弄得可憐的妹妹也呆了起來。……

萍琪最痛苦的，是不久要離開她溫柔的母親了！



叔叔信上會說起以後的事，說是把孩子們留在北平讀書，母親帶着妹妹們到叔叔那裡……「那會要在六七年以後才能再見着可愛的母親了吧？」她時常這樣問着自己，也往往爲了這個十分的難受。

她也時常爲了知道不久要同妹妹們分居了，在每次同她們打架後，心裡總十分後悔。有時無意中用力的打了她們一下，便又趕快的跑上前，抱着她們，說些哄孩子的話。這類舉動，她自己時常感到可笑，連妹妹們也感覺奇特，往往瞪着兩隻水汪汪的眼睛向着自己，連自己都知道，這樣同妹妹們親熱是從來沒有過的。

——她們大了起來，也不再淘氣了，老實得會使人想起她們頑皮時候而悲傷。她們爲什麼不再鬧了？真的有一個不會再鬧的時候嗎？就是鬧，自己也看不見了。她們仍可以有興致跳跳蹦蹦的，像在學校中高興得同朋友賽着跑的時候嗎？也許她們在遠處要詛罵不管她們的姐姐吧？

——叔叔的負擔也很大，在日常的生活支持不住的時候，妹妹們只好也停學，或許自己……想到這里，她嗚嗚的伏在桌上哭泣起來……目前的周圍都放出暗得快要滅的光。她懼怕起來了，她怕的是如現時這般晦暗的將來，渺茫無定的將來。……

偶而抬起眼來，觸着了桌上放着的父親遺留下的像片。

父親的眼睛滿了眼淚，像自己一般的往下流，似乎在那裡憐着自己，又彷彿在生着氣。那個埋在美麗鬍鬚下的嘴起始動了起來，起始動了，真的動起來了！

——萍琪，爲什麼一點痛苦便喊叫着痛苦呢！你這時的一點痛苦正是人生的痛苦的開端。在一個嬰孩剛到人間便號叫着作『人』的可憐，人本是該受痛苦的，一個人不知道痛苦的難受，便也不會感到快樂的溫存了呵！安靜吧，萍琪，總不要因你的周圍灰心，減少你的努力的勇氣！懦弱，胆怯與低能的人才屈服於

自己的環境！……

她用力的揉着眼睛去看父親的像片，然而父親的嘴不動了，像躺在牀上死去了的父親的嘴一樣的不再動一下了。他又似乎收回了眼淚，露出微笑可愛的面容來，像活着的時候，常給她的微笑一樣。那時候父親這種微笑只留着一種愛的痕跡，現在的微笑，却是給她鼓勵的象徵了！

適才的一切紊亂的思想，竟為父親的笑容所消滅。

屋中仍是靜的利害。驀地被妹妹的囁語一驚，她便走到妹妹牀邊，看見那緋紅的小臉，烏黑的頭髮，橫豎不整的躺在枕上，禁不住在她臉上吻了一下，然後又重新回到桌前，拿着書，呆呆的在出神了……

遠處近處的犬吠聲越來越吵鬧了！牠們想把這深夜的寂靜完全吞滅，合唱着同腔調的歌：『可憐的人！』『可憐的人們！』……

## 老嫵嫵的故事

孫德貞，十年級。

不知從什麼時候起老嫵嫵完全改變了她的性情，這突然的變更人人都覺得驚奇。雖說這是因為她的老年增加了她無限的失望和悲哀，然而一向仍舊有着少年的心情，在皺了紋的臉上時時浮顯着幸福，滿足，快樂的笑容的老嫵嫵，總不免讓人感到有些可疑。

誰能知道這年邁的人的心內，被什麼一些事深深的感觸了。陰鬱，憂傷完全佔據了她。在人叢裏不再聽見她那愛說笑的清朗的聲音了。只終日倦伏在自己的陰暗的小屋內，怕人一般的躲了起來。有時同伴的躡着足聲，走近窗口偷偷的窺探她，聽見她獨自的在那唱——誰也不知道她哼些什麼，那不成調的啞了的歌唱，便立刻引人發笑了。當她突然的聽見外面有人笑，便十分的惱怒了，咆哮的喊了起

來。隨後又安靜了，身子更縮攏的抖擻着，對於這無可奈何的事起了恐慌，又害怕。靜默的聽着那遠去了的聲音還不住的笑時，更深深的悲戚沉思了。記起了她的一生，這是值得她懷念的一生呵！

這不會使人相信吧，那以前永遠帶着微笑，有着那般受人歡迎的好心腸，竟變成了那樣煩躁，易感的小性的老婆子。雖說有時是過於懷疑了，然而實際上正是因為人們逐漸的忘記了她。當她時常追念起那已消逝了的光榮的時光，增加了多少的色彩在她的生命裏。現在像泡影似的都散失，正是永遠不會再有的了。

只有在她的回想中還存在，不時的活躍着從新的復顯在眼前：那時宅子裡的祖母曾經那樣的寵愛過她，便是後來的主人也是拿她當老人一般的厚待。同伴們也都愛她，同時還尊敬她。因為她的寬厚的待人，他所得的尊敬也不知有多少。比她年輕很多的同伴，誰都叫她老婆婆。她很可憐窮人，不管是小孩還是大人她都愛佈施給他們，她愛稱他們為孩子們，只要她

一出來看見他們那種可憐的哀求的神氣便向他們微笑了。他們當她佛一般的敬愛。對於她的慈善的心腸誰都感覺到她無上的崇高，即便無論什麼人，或者主人也不覺得她是一個下人呢。一般人都很親善的稱呼她，善心的老太太，或者姥姥的那樣叫她。大半稱她的還是老慈婆，差不多附近的人們很少有不知道她的。假設有一次沒有看見她在夕陽時，天空上泛着美麗的晚霞拿着小櫟子在門外坐着，人們便會詫異了。她十分的美滿命運給她的一切，人們越親善她，越頌揚她，她也越感覺得愉快。她真彷彿覺得自己有一般老人的地位，像一個祖母樣時常買了許多的東西分給許多人們。宅子裏的孩子們最愛圍着她聽她講故事，她們是那樣的喜歡她，她也愛她們，她的神異的故事，她那民間的小曲子曾經有多少次將孩子們完全的迷着了，終日的偎依在她的身旁，不願有一刻的分離。……

時時被這快垂死的暮年的恐懼攪擾着，覺得自己完全的老邁了，背也彎曲，走路也不覺

的感到十分的困難起來，人都離棄了她。孩子們也都大了，似乎對於她討厭了，她的故事想起來不會再引動她們。過去的歡樂正是織成了現在的悲哀，在眼前的只是些淒涼的景象，想到受了深深打擊的主人對於一切事也都淡薄了的事，自己也失望了在這人世。暗淡的生命帶給她的只是些死的預兆，當她感到自己是廢人的苦痛時，不能不更深切的哀怨了。

她時常苦惱自己，悲感沉思著，終日的在她眼睛裏似乎含着淚。有時聽見大院裡孩子們的笑聲，她也彷彿高興了。便偷偷的從小屋裏走了出來，遠遠的縮了一團，在一個不被人看見的牆角裏站着向她們凝望。她這樣害怕的躲她們也正像她們的憎厭她。她多麼的美慕這些年輕的人那般快樂的在她眼前跳躍着啊。她極願靠近她們，但是一想到她們會馬上的躲開她，因為對於一個老年人的討厭，和不喜歡的心理在她是很明白的，她終於在較遠的廊柱下坐了下來。她顫動的嘴唇幾次耐不住的要歌唱；她想着這或者還能引動她們走向她這邊

來。忽然一陣她們的笑聲完全驚嚇了她。她止住了，全身都顫抖了。臉上顯出悲哀的模樣，眼裏充滿了淚水，陰鬱凝視着的日光，一面看着那奔跑着的她們。

## 重官的死

王 惠，十年級。

在這樣淒涼的時節，竟有不幸的事來臨。

早上，天氣陰沉，四處下着雪花，地上，樹枝，屋頂，一切都蓋滿了白色。宛然像是鬆軟的棉花一樣，雪一片片的增加。淒清的空氣裡，氣候漸漸的寒了。但這時，忽然有一陣粗暴的拍門聲，衝破了寂靜，他茫然的向窗外望着。下人徐徐的走來，沉重的信件，分明的落在他的手裡，字跡潦草，比每回加厚了一倍，真使他吃了一驚，同時却又覺得歡喜。

離他不甚遠的，C地的哥哥，每過十幾天，便來一封快樂的，或是愁苦的，充滿了瑣



碎的事體的長信，那是很準定的事，他天天工作，是怎樣的勞苦呵！他的性格是那樣的陰鬱，不好說話，但是爲了娟嫂，爲了全家的寂寞，又不得不掩藏了痛苦，時常很愉快的回到家裡，他明白了這些，以及一些別的。

他不加思慮地把牠折開了，各樣不同的字，顯然跳躍在他的眼前，他的心完全錯亂了，注視着牠。他不意中，看見了當中的一段，那是被淚濕透了，差不多是看不清的模糊了。

「你要知道，剛剛發現的猩紅熱，那是並不怎樣難治呢，但命運的支配，碰到了這個醫生，他的一生呵！就這樣的斷送了，重官呵！他是死了，在沒有看見的你，你將用那種可愛，或可憎，來比他呢？」

這真是比那一切的，呻吟的哀音，都要更使人傷心。因爲他全身的顫動，信紙飄然落在地上；大顆的淚珠，從眼裡迸了出來，他不禁用手遮住了臉，不止的痛哭，這是不能治療的，他心坎裏的創傷。

這樣突然的事，娟嫂該多麼難過。在生他

的重陽節那天，他是怎樣喜歡呵！那時他想，在處處感到痛苦的娟嫂，將要有一個最大的安慰。遠離的母親，那更不知喜歡到什麼樣子了。但萬想不到，在除夕晚上，那幾個月的他，就拋棄了慈愛的母親，和他沒有看見過的一切人們，很安靜的睡去了。

他將在這廣大而神祕的宇宙間，嘈雜裡，隱約的聽見母親的哭聲，父親可怕的嘆息，祖母將縐起了眉頭，好像頭昏得厭煩了一樣，在房裏來回的走着，更搓着她的兩手，癡望着，那和重官相似的臉，但是潤官呵！他什麼也不明白的，在那裏笑了。

他的思想，被這些幻想所瀰漫了，時時刻刻的思索。他沒有預料這些，但他曾急切的期待着，他對任何人，都表示着狂喜的愛，尤其在他想像着的，實現了的他，是多麼好玩。有着母親那樣黑的，大的眼睛，白胖的臉上堆着甜蜜的微笑，但剎那間，從母親的懷裏，搶去了愛女，毫不憐憫的，使他變成了死屍，挺直的躺在那裏，母親天天的哭泣，愛呵！死呵！

永久旋轉在母親的心裏。

殘殺，爭鬥，這是人們的一生，雖然你曾抵抗，但血跡終於還是染滿了大地，他是死了，他不能有半刻的留戀。他曾經慰安過他母親的心，現在却又給了母親那樣深刻的痛楚！